

（接本报2023年12月20日B14版）1902年，吏部尚书张百熙登门拜访，请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，加五品京卿衔，吴汝纶难以辞却，提出要出国考察，学习国外的办学经验。吴汝纶率队出访日本，考察学制。在日本，他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。他参观考察了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师范、商业学校、医科学校、职业学校等各类学校，并与日本学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。他将日本之行写成《东游丛录》。同时，在家乡桐城，他着手创办桐城学堂，还从日本请来了早川新次等为外籍教师。他亲笔撰写：“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，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”，横批为“勉成国器”。这幅对联如今还镌刻在桐城中学的古楼上。他还提出“先立师范学堂，取成学之士，延外国教习”。1904年，他的弟子，桐城派后期代表性人物之一马其昶从桐城学堂中开设师范班，这就是今天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起源。

吴汝纶的铜像，至今仍凝重地矗立在桐城师专新校区教学楼前。

吴汝纶的事业兴于直隶总督曾国藩的提携。位于保定的直隶总督署，完好无缺地保存着。北方衙署建筑风格，坐北朝南，前朝后寝。整座建筑群中、东、西三路主次分明，各路均为多进四合院格局。中路建筑为衙署主体部分，由五进四合院组成。自南向北依次是大门、仪门院、公生明牌坊、大堂院、二堂院、官邸院、上房院。院内还有五百年虬劲苍翠的柏树、参天蔽日的古国槐、三百年的古枣树，数百年来坚守在这里，见证着人间沧桑。“一座总督衙署，半部清史写照”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袁世凯、方观承等在这里任总督。在这里，曾国藩违心地处理了“天津教案”，他与儿子曾纪泽谈到，如果没有这件事，自己一生堪称“完人”。

在署衙曾国藩卧室内，悬挂着曾国藩手书“八本三致祥”：“读古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，养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治家以不晏起为

城郊凌桥村，是现代著名教育家、化学家王星拱的故乡。我曾拜谒过王星拱墓地，却没有去寻访凌桥。拱与凌，均透着向上的力量。王星拱曾在日寇入侵时，立下“痛心疾首，奋起抵抗，一腔热血，培养人才”的誓言，故而他与他的武汉大学，“抗战一日不止，弦歌不辍”！

印象中王星拱墓地，僻静冷落，除了我们数人，没遇到其他瞻仰者。墓前地砖缝隙中长出几丛几十公分高的草，半枯半青，寒风中摇曳，发出“嗖嗖”之声。王星拱雕像，相貌高古清秀，气质温文尔雅。我每次看王星拱的照片，都感觉到一种出尘淡定的静气，一种昂扬不屈的正气，一种学贯中西的文气。先生主张为人处世，要“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刚正自立，不卑不亢”。墓后四块竖立的石碑，各镌一字，合为“一代完人”。这是王星拱1949年10月8日去世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题写的挽幛。后来似无人再享此令名殊荣。历史上，倒是有一个学者被称为“一代完人”，他就是明代“蕺山学派”的开创者刘宗周。

明朝天启四年（1624），朝廷欲招刘宗周进内阁，特照会赞扬刘宗

寂寥莲荷（下）

王子龙



鱼花 余平 摄

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”“孝致祥、勤致祥、恕致祥”。

这些挂在墙上的警句，令人感慨不已。一个封建时期的高官，能够如此自警自律，持戒守正，修身养德，在举世昏暗的朝代，这些旧学旧德，寄寓着中华传统文化、桐城派文化的精髓，给人启发良多。

曾国藩几十年来，孜孜不倦苦读诗书，克己复礼砥砺品行，身先士卒统帅湘军，夙兴夜寐勤于政事。左宗棠曾建言“神所依凭，将在德矣；鼎之轻重，似可问焉”，力主其问鼎而取代清廷。而曾国藩断然改为“不可问焉”，在湘军大获全胜之后将其解散。他一生“用霹雳手段，显菩萨心肠”。这种人格之背反，细思其内心世界，无疑是纠结和挣扎着的。在人生最后时刻，迷茫困惑之时，在鸡鸣寺，他约来

道人陈广敷一席谈。广敷先生认为，曾氏一生，都被“忠君敬上”所匡限，“囿于一家一姓之小节，遗忘了国家百姓之大义。给自己，也给历史留下一桩大憾事。千秋史册，会说大人是爱新觉罗氏的忠臣，但很可能不会认为大人是光照寰宇的伟丈夫”。如此盖棺定论，被世人誉为“德近孔孟、文如韩欧、武比郭李、勋过裴王，是一代完人、后世楷模”的曾国藩，顿时昏迷过去。

荷叶塘期待着他归故里。不知有无考证，据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打下安庆城之后，将英王府中的藏银几十万两运回老家荷叶塘，建了宅子。房屋始建于1865年，时间上看是巧合的。曾国藩故居富厚堂，又名毅勇侯第，坐落在湖南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，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，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，一百零八

间。一座侯府，明清回廊式建筑群体。房屋两侧建有两个阁楼，这是藏书楼，藏书有三十万卷。室内墙上曾国藩手书“书蔬鱼猪，早扫考宝”，告诫家族读书、种菜、养鱼、喂猪等居家之事，以及起早、打扫洁净、诚修祭祀、善待亲族邻里等治家之法。故居前是半月塘，一枝几丈高的旗杆上挂着巨幅的帅旗。

著名作家、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，“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人物”。在家庭家教家风上，曾国藩给父母子弟一生写信数以千计，即便公务繁忙、军情险恶，仍不忘夜夜挑灯，殷殷嘱托。字里行间，嘱咐做人做事，充满着儒家文化的教诲。

半月塘外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几十亩荷花独自盛开着，星星点点的荷花在风中摇曳，在思人怀古中，平添一丝寂寥。曾国藩从这里出发，在这里缱绻，回这里驻足，以叶落归根的情怀，融入无边的旷野之中。

在古老的村落，富厚堂空空荡荡地依傍在荷叶塘畔。一如安庆督帅行署、保定直隶总督署，一如敬敷书院、莲池书院，人去楼空，让人安身立命的建筑成为文物，宏大的建筑，任凭后人讲述成精彩纷呈的宏大的叙事。姚鼐、曾国藩、吴汝纶呢？幸得还有典籍可以翻阅，这些历史风云人物仿佛几粒星辰，依然在浩瀚的思想里忽明忽暗地闪烁。多少悲欢离合、多少朝野纷争、多少功名利禄，都已静静地归入历史，而历史归入文化，难以释怀的文化元素，于静谧处释放出一声悠长的叹息。

安庆的菱湖、保定的莲池、娄底的荷叶塘，还躺在大地上，百年千年，荷叶年年盛长，荷花年年盛开。淤泥是莲荷成长的沃土，出淤泥而不染，阔大的荷叶在朗朗乾坤下铺展，缤纷的荷花在明媚阳光中灿烂。一种氤氲的气息、缥缈的清香，萦绕于村庄和城市，汇入熙熙攘攘的人寰。百年过去，百年又来，宛如桐城派文化，把寂寥莲荷的芳华融化为一页书卷、一缕书香。

为“即物而穷其理”与《中庸》“择善”精神统一起来，并抬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
我离开河堤，前往星拱小学——星拱已成县城的文化标签之一，但没有乱贴的嫌疑，包括星拱书店、星拱文化中心。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个星拱小学的教师，她晒过学校的“立格楼”，及校训“立完人之格，育阳光之人”。听她说，即使有人认为这两句对仗不怎么工整，词性对应不合规则，学校也不愿更改。我觉得此训甚好，对于儿童教育，恰如其分。我家有个亲戚的小女儿陈玉琪在星拱小说就读，她母亲说这孩子难管。我没问她为什么难管，若人格正常，何必约束儿童好玩的天性呢？

没人嘲笑天上的鸟，除非太无聊它们随意分行，有一只飞在行列之外

写下这两句话，我回头一看，仍见河流在城市喧嚣之中，泻春，鉴神，洗涤阳光白云。高河，曾经是一个小镇的外河，现在是一座城市的内河。曾经是一条河的名称，现在是一座城的名称。境界显然不同，流淌在平地而非丘陵山区的河，其高之意，我以为在于格物。

星拱

何斌斌

周：“千秋间气，一代完人。世曰麒麟凤凰，学者泰山北斗。”刘宗周不愿出山则罢，他还上疏批评世道日衰，士大夫不知礼义是啥东西，往往知进而不知退，或者以退为进，藏身愈巧，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，等等。纪晓岚编纂《四库全书》对刘宗周的《刘蕺山集》撰写提要，称刘宗周“一扼于魏忠贤，再扼于温体仁，终扼于马士英，而姜桂之性介然不改，卒以首阳一饿，日月争光，在有明末叶可称皦皦完人，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语。”

陈毅挽称王星拱“一代完人”，源自这个典故吗？王星拱迫于学潮及政治运动压力、国民党派系间斗争险恶形势，于1948年5月辞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，回乡定居。160余名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：“本校王校长德高望重，士林共仰，长校以来，尽筹硕画，建树甚

多，方期继续主持，更图发展，忽闻有辞职之讯，群情惶惑，难以言宣。为本校前途计，敬乞鉴察，俯予恳切挽留，以慰渴望。”朱家骅慰留王星拱，他没回校。后来国民政府还多次派人劝其去台，也被他拒绝。

星拱者，众星环绕北斗之象。《论语》言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星共之。”柳宗元《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》说：“诸山来朝，势若星拱。”

我在了解了刘宗周生平事迹后，感喟刘宗周何尝不是一个推崇“星拱”之治且自身被众星拱月的人物。黄宗羲、陈确、张履祥、陈洪绶、祁彪佳等著名学者与气节之士均出其门下。刘宗周却没有让“蕺山学派”弟子一个鼻孔出气，一副腔调立言。如：他反对朱熹的许多观点，认为朱的格物穷理的理论支离破碎，而张履祥将朱熹释“格物”